

Heaven
Hell
Love
MISSION

亲密对手



蓝
鸢
星

作品

他们的相识，始于棋逢对手的较量。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丢盔弃甲，甘愿认输。

一边是使命，一边是爱情。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她完成了光荣的使命，却背叛了深爱的男人。

当她带着回忆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却遇到了她命中最闪亮的克星！

原名：《对局》

蓝鸢星

耗时四年最惊艳的

言情大作

亲密 对手



蓝
鸢
星

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密对手/蓝鸢星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500-0895-3

I. ①亲…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367号

亲密对手

蓝鸢星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唐运锋
选题策划	石 颖 王红依
文字编辑	樊 秀
封面设计	弘果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895-3
定 价	29.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亲密对手

- 第一章 别有用心的闪婚 / 001
- 第二章 不能揭开的秘密 / 016
- 第三章 浮出水面的身份 / 029
- 第四章 黑街女王的手段 / 044
- 第五章 一家三口的开始 / 059
- 第六章 幕后黑手的蠢动 / 072
- 第七章 镜花水月的幸福 / 084
- 第八章 激情四射的周末 / 096
- 第九章 泪水祭奠的重生 / 109
- 第十章 闪婚背后的真相 / 124
- 第十一章 不见刀光的试探 / 136
- 第十二章 地狱归来的故人 / 149
- 第十三章 灵魂碰撞的共鸣 / 161

目录

CONTENTS

亲密对手

- 第十四章 迷雾重重的绑架 / 174
- 第十五章 螳螂捕蝉的游戏 / 187
- 第十六章 故人重逢的暗涌 / 203
- 第十七章 新欢旧爱的较量 / 218
- 第十八章 天平失衡的爱情 / 236
- 第十九章 一念之间的挣扎 / 246
- 第二十章 生死较量的前奏 / 262
- 第二十一章 彼此坦诚的心意 / 274
- 第二十二章 孤注一掷的决定 / 288
- 第二十三章 决战将至的狂欢 / 298
- 第二十四章 尘埃落定的较量 / 309
- 第二十五章 破茧成蝶的领悟 / 324
- 第二十六章 携手今生的幸福 / 337

这两天何洛的手机已经快被打爆了，一帮狐朋狗友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追着问她结婚的事儿。说起来倒也怪不得他们，任谁听说那个号称不婚主义、吃喝玩乐样样精通、跟风一般不羁的猛女毫无征兆地宣布要结婚，都少不得要虎躯一震、吐血三升。

何洛今年二十有七，谈不上是剩女可也绝对不再青春年少。何家老爹何建国风雨半生，早已功成名就。龙凤胎弟弟何澄去年刚刚被提拔为B军区某特种大队中队长。在外人眼里，何家是将门虎子威风凛凛，当然，除了何洛这个异类。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何洛其实也有过一段辉煌的人生经历。十五岁上大学，十八岁就从军校毕业。主修电子工程，刚走出校门就被招揽进军方某秘密机构。然而四年后却因在实战演习中造成了事故而被开除军籍，之后她只身远赴美国。人间蒸发了三年，突然再次出现。

回国后，她有意识地跟以前的朋友断了联系，找了一份杂志社编辑的工作，独居在市北的老旧公寓区里。白天是普通白领，晚上是夜店女王，颓废并快乐着，日子一晃就是两年。

现在活跃在她身边的朋友大多不清楚她的家世，看着她那与收入截然不符的消费水平，暗地里难免会产生些不健康的联想。何洛长得很漂亮，这是公认的。高挑的身材很火辣，这也是公认的。虽然纵情酒色，却绝不乱搞男人，这更是公认的。

风言风语传入耳中，何洛却毫不介意。她从来不在乎外人怎么看自己，她现在还能活着，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了。其他的，都不再重要。

说到闪婚，这里还正经有些缘由。起因自然是老掉牙的相亲，相亲对象是何建国的老战友的小姨子的远房外甥。至于何建国的老战友为何连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拎出来介绍给何洛，那自然是为了想跟何家攀上亲戚。其实何建国那个老

战友本身就有一个未婚的儿子，年纪跟何洛相仿，可何洛这几年颓得太过，但凡跟何建国有点儿关系的人多少都有所耳闻，所以就算是想攀亲戚也不能牺牲了自己的亲儿子，可不就得从八竿子之外随便扒拉个人塞过来，能成是赚的，不成就拉倒。

两方敲定后，何洛的娘亲刘杰给她打电话，通知她星期五下午五点去河源宾馆301房间跟对方见面。何洛满口答应，保证肯定按时到达。这两年，相亲这种事她没少干，哪次都按时去，哪次都成不了。不去是驳她爹妈在朋友面前的面子，所以不能不去。至于能不能成，那就完全是她自己掌握的事儿了。

到了那天，何洛跟总编打了声招呼，提前下班，开着自己那辆小破车晃悠悠地去了相亲地点。河源宾馆是部队内部招待所，何洛已经是第五次在这里跟相亲对象见面了。前台的小刘看见她又穿着黑色紧身皮裤暗金色紧身上衣出场，那眼神儿别提有多心照不宣。何洛跟她打了声招呼，溜溜达达地踩着楼梯往上走。生命在于运动，所以十层以下的楼何洛从来不坐电梯。

站在301门口，她礼貌地敲了敲门，没反应；又敲了敲，还是没反应。于是她掏出小刘给她的房卡，自己打开了房门。清爽的标准间里放了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睡着一个人。何洛淡定地退到门外，看了看门上的数字，是301没错。如此看来这位正在睡觉的同志就是她今天的相亲对象了。

何洛关上门，晃悠到床边，皱着眉头盯着那个面朝里裹着毯子睡得正香的男同志，毫不客气地抬起脚对着他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上去……

说时迟那时快，眼前人影一闪，哥们儿已经直挺挺地立在她身后了。屁股没踢着不算什么，何洛在意的是他的身手，那显然不是一般的矫健和敏捷。

“何洛？”身后那人淡淡地问道。

何洛转过身，盯着他的脸看了片刻，妖艳的红唇上扬起一个灿烂的弧度，眼睛里闪烁着轻浮而拜金的神采，“黎锐枫？长得不错嘛，衣着品位也很不错嘛，这件Givenchy的衬衣是当季新品吧。”

短暂的安静后，她发现对方的脸上没有出现预料之中的厌恶，不由得有点儿失望。看来自己表现得还不够庸俗，她这身完全跟良家妇女不沾边的相亲战袍和浮夸奔放的妖艳妆容，可是击溃了不少正儿八经来跟她相亲见面的精英男士。不管是眼神气质抑或谈吐，她自认为自己已经将轻浮拜金演绎得毫无破绽，就这样他竟然还不动容，定力不错。她正琢磨着再接再厉的时候，就听黎锐枫依旧用那云淡风轻、不温不火的调调淡淡地道：“我对你很满意，找个时间去把本儿领了吧。”

何洛有点儿不淡定了。这个黎锐枫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弱智，既然不是弱智又说出这么弱智的话，背后肯定有猫腻。

黎锐枫见她不说话，于是道：“你不用想太多，我根本就不想结婚，家里总催，我觉得烦，所以就想找个又二又没脑子的花痴摆在家里应付长辈，你正好挺合

适的。你放心，要是哪天我觉得你烦了不想要你了，赡养费方面肯定不会亏待你的。你要是觉得没问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你抓紧给我个痛快话。对了，你最好先擦擦你那好像吃了人一样的烈焰红唇，实在是太有碍观瞻。”

何洛淡定定了。她不紧不慢地从手袋里掏出化妆镜，对着镜子一脸羞赧地把嘴上的口红擦干净，不好意思道，“见笑了，我这人一见帅哥就爱犯花痴，你长得这么好看，我有点儿控制不住。”

黎锐枫微微一笑：“控制不住什么？控制不住想把我扑倒？”

何洛抬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娇嗔道：“哎哟，你可别这么笑，电力太强，我怕再电下去你就贞操不保了。”

黎锐枫轻轻拨开她的手，从容不迫地道：“捍卫贞操的能力我还是有的，如果你试图强行把我推倒的话，我怕我也控制不住。”

何洛闻言，咯咯地笑起来，笑了半晌后，挑逗道：“怎么，怕干柴遇烈火一发不可收拾吗？”

黎锐枫笑着摇摇头：“我怕你会像一根干柴一样被我掰断，然后直接被火葬场的烈火烧成灰。”

何洛憋笑憋得很辛苦，她已经可以断定这个黎锐枫背后肯定有问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倒是要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于是乎，何洛甜腻腻地勾住他的脖子，贴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地道：“你要是有胆量跟我在这一做，我就立马跟你去领证。”

黎锐枫没有推开她，胳膊反倒是紧紧地箍住她的腰，声音里带着几分性感的魅惑：“我倒是不反对你这个提议，可是我没有随身带设备的习惯。如果你有，我可以在三秒钟之内把你的衣服扒个精光。”

何洛听罢，笑得更加娇嗔：“既然我们都是要领证的人了，为何不彻底地坦诚相见，隔着一层套多伤感情。”说罢，极快地抬起膝盖对着男人最脆弱的部位毫不客气地顶了上去……

下一秒，黎锐枫已经站在了距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只听他悠悠道：“何洛，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你在演戏，我也知道你根本不想结婚，我跟你一样，所以我们两个去领个本儿，各自摆脱掉家里的麻烦事不是很好吗？”

何洛闻言，摸着下巴想了想，却答非所问地问道：“我听我妈说你是开美容美发沙龙的，就一个生意人而言，你的身手是不是好得有点儿离谱？”

黎锐枫对她的话并未觉得意外，坦言道：“我以前是特种兵，因伤退役。”

何洛明显不相信：“得了吧，就你这身细皮嫩肉，跟特种兵可太不搭边。”

黎锐枫显然早有准备：“我退役那年才二十三，今年已经二十八了，五年怎么

捂都捂白了。”

何洛皱着眉头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道：“你是哪个军区的？”

黎锐枫笑了笑，轻描淡写地道：“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二代华裔，不是在中国服役的。”

提到美国，何洛的脸色不禁淡了几分，静静地出了会儿神后，她按捺下心中的疑问，没再继续纠结，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我考虑了一下，跟你领证也不是不行，有个挡箭牌摆在家里确实省去我不少相亲的麻烦，但是有几个条件大家还是要先谈妥。”

黎锐枫随手拉了把椅子坐下，示意她继续说。

“第一、我们要做婚前财产公证。第二、我们不举行仪式。第三、我们同住不同房。第四、我们不得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第五、要搞在外面搞，不得带异性回家过夜。第六、任何一方想离婚对方都必须配合，不得反对。第七，我还没想好……”

黎锐枫笑着接话：“第七、不得试图把对方强行扑倒。”

何洛闻言也笑起来，“说得好，就这么定了，其他的条款等我想到了再补充。”

黎锐枫点点头，起身道：“可以，下周一上午九点，我在民政局等你。然后晚上两家人一起吃个饭，这事就算结了。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公寓退了，搬到我那儿去住。”

何洛没再多说，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潇洒地拜拜，各自走人。于是，何洛就这样闪婚了。

领证前，她找了以前的朋友调查了黎锐枫的背景，确实跟他说的没有什么出入。美国出生美国长大，二十三岁之前在美国军方服役，二十六岁那年跟父母一起举家搬回国内，在B市定居，并且开了B市规模最大的美容美发沙龙——天堂街十九号，看起来应该离不了大谱。就是他那张脸让人怎么想都跟特种兵联系不到一块儿去。虽说她弟何澄在男人里面也属于极俊美的，可身上那种刚硬的气质却绝对是军人的风范。黎锐枫就不同了，那眉目那五官那气质，走在T台上当模特倒是很靠谱。

不过，不管怎么说，何家二老也算是了却了一块心病。虽说对方的家世背景跟他们何家算不上是门当户对，可是能跟他们家门当户对的那些人都对他家这个自甘堕落的女儿敬而远之，迫不得已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两家人欢欢喜喜地吃了顿饭后，何洛就正式成了黎家的儿媳。原本黎家二老主张婚礼还是必须要办的，毕竟媳妇进门也是件大事，无奈两位新人都坚决反对，僵持不下，也只得作罢。好在他们黎家在国内也没有多少亲戚，找个合适的时间都约

出来吃个饭也就行了。何洛在长辈面前表现得很正常，既不疯也不颓，颇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意思，看得何建国一阵欣慰，以为走入婚姻后她终于顿悟了。没承想，吃完饭刚散场，她就驾着自己那台小破车绝尘而去，直奔酒吧。看得她娘暗呼委屈了黎锐枫那个好孩子。

黎锐枫的父母都是学者，曾经在美国高校任职。因为他父母是二婚，所以他还有个异父异母的哥哥，在美国工作。

有了黎锐枫这个挡箭牌，何洛的生活过得更加自在了。她退了公寓，拎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干脆利落地搬去了黎锐枫住的地方。市区黄金地段的豪华公寓，位于顶层，四室两厅，装潢既优雅又有格调，实在是令人满意。

偌大的客厅里，有整面墙的落地窗。落地窗前，特别设计了一个弧形的观景台。观景台上铺着厚厚的白色长毛坐毯，中间摆着一个迷你的玻璃茶几。夜幕降临时，坐在这里喝着小酒赏着夜色，实在是绝佳的享受。

何洛的卧室在她住进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家居用品一应俱全。柔软舒适的大床是复古的欧式设计，黄铜雕花床架上垂着米色的薄纱帘幔，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扑上去先躺着睡一觉再说。

只看公寓的装修布置，何洛就知道黎锐枫是个极其享受生活的人。不管是红酒柜、小型吧台、三角钢琴还是那豪华得令人咂舌的衣帽间，处处都透着股浓浓的小资气息。对此，何洛持保留态度。

何洛是个对生活品质没有任何要求的人，对那些浪漫的小格调更是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入住的第一天，当黎锐枫坐在餐桌前慢条斯理地品尝红酒熏鱼时，何洛在他对面抱着一碗杯面吃得也不亦乐乎。

吃到中途，黎锐枫忽然抬起头对她道：“何洛，我有个建议。”

“说。”何洛头也不抬地道。

“明天你午休的时候去我店里，我让发型师帮你把头发修剪一下。”

何洛咽下嘴里的面条，没好气地望着他：“合约第四条，不得干涉对方的私生活。发型也是我私生活的一部分，不用你操心。”

黎锐枫笑了笑，淡淡道：“所以我说了，只是建议。在我个人看来，你那头毫无层次感的长发实在是太有碍观瞻。”

何洛鄙视地瞪着他：“你以前当兵的时候也这么穷讲究？”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嘁……”何洛放下塑料叉子，擦了擦嘴道：“你自便吧，我要出门了，拜拜。”说罢，随手把纸杯和叉子扔进垃圾桶里，拍拍屁股潇洒起身而去。黎锐枫望着她的背影，嘴角扬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

何洛悠闲地晃进常去的那间酒吧，吧台前已经坐了一溜儿人等着她了。见她出

现，立马有人带头起哄：“哎哟，快来看看，这得叫黎太太了吧！”

何洛无奈地撇撇嘴，招呼大家找张台子一块儿坐。调酒小弟一边娴熟地调制着她喜欢喝的鸡尾酒，一边竖着耳朵听黎太太介绍结婚感想。

“何洛，赶紧说说你家那口子是什么品种的，你这婚结得也太闪了，才认识几天啊！”说话的，是这间酒吧的老板雷诺，也是身边为数不多的知道何洛家世和经历的人。

何洛没好气地瞪他一眼，凉凉道：“难得碰上个不烦人不想结婚又完全对我看不上眼的男人，我当然得抓住机会立马拿下。要不那隔三差五的相亲宴弄得我总得扮二，精神摧残太大。”一番话引得桌边人齐齐哄笑。

雷诺挤开坐在她身边的胖子，凑到她耳边低声道：“说真的，你突然结婚到底有什么企图？我可不相信你是为了躲避相亲宴，每回扮二我看你都扮得挺乐在其中的！”

何洛把他从自己耳边推开，挑起眉梢笑着道：“我就是想看看他跟我闪婚到底有什么企图。”

雷诺一听立马嚷嚷：“得了吧，那也不用把自己的处女婚都献上吧！”

“处女婚？”何洛觉得这个说法挺逗，“处女膜都能补了，处女婚值几个钱？”众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雷诺恨铁不成钢地摇摇头：“你就颓吧，我看你能颓到什么时候。”

这时，调酒小弟把酒送了上来。何洛接过，盯着杯子里的三色液体，默默地听着耳边的嬉闹，悠悠地出神，半天都没说话。

关于黎太太的婚姻生活大家最终都没问出个所以然，倒是酒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不知道喝了多少。何洛的酒量那是相当的好，一般不醉。二般会醉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因为她有心事，酒入愁肠，脑子犯晕。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特殊之处当然不在于她跟黎锐枫正式开始同居生活，而是……

而是什么，她不记得了。

她告诉自己，已经不记得了。

多喝几杯，就真的能不记得了。

于是，她就喝醉了。

雷诺不知道她新家的地址，只能把她扶到酒吧的小休息室里凑合着对付一宿。

梦的世界，何洛无法掌控。在梦里，她又见到了他。

一次次的，他强势地闯入她的梦中，用天地间最温柔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她，直到她窒息着自梦中惊醒。

第二天一早，何洛睁开眼的时候，已经快十点钟。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总编请假，理由很坦荡，宿醉醒不了。

总编王丽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对何洛很照顾。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何洛曾经从一帮混混手里挽救了她险些变成失足少年的宝贝儿子。

事情说起来倒也不复杂。

一年前的某一天，何洛看到王丽下班后眼含泪光脚步匆匆地离开杂志社，在楼前跟一个染着黄毛一派乡镇非主流打扮的年轻男孩上了车。出于各种无聊和好奇，何洛开车跟了上去。原来王丽的儿子无心向学，跟着一帮混混嗑起了摇头丸，成天五迷三道的也不回家。王丽好不容易联系上他，结果他开口就让他妈先送两千块钱来，不送钱坚决不回家。王丽在事业上算是个女强人，单亲带着个孩子也不容易，因为能陪他的时间不多，所以育儿方针就是以钱为主，要什么就给买什么，一路就把他给惯成这么个浑蛋玩意儿。当然，这些都是何洛事后了解到的。

看着王丽被她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呼来喝去，旁边几个小混混还连推带搯地让她留下钱就走人，何洛顿时有点儿不淡定了。

就在那座市郊的小院里，何洛一个人撂翻了十二个小混混，无视王丽的阻拦和哀求，顺道把她那宝贝儿子也揍了个不成人形。正义感爆棚之下，还撂下一句狠话——

“小兔崽子要是再敢惹你妈生气，再敢跟不三不四的人胡混，我肯定把你卸了回炉再造。相信姐，姐绝对有这个实力。”说完，飘然而去。

之后，据王丽反映，她儿子真有点儿脱胎换骨的意思。不仅乖乖地去上学，乖乖地按时回家，连装束都变得像个正常的学生，不再那么乡镇非主流了。乡镇非主流这个词儿还是王丽从何洛那儿学来的，觉得十分形象。

自那往后，王丽在对待何洛间歇性宿醉醒不了的情况时，也变得极为宽容。偶尔还会带着她儿子请何洛一起吃饭。她儿子每次见到何洛时，那小模小样的比三好学生还三好。这次挽救失足少年的意外之举，倒是让何洛收获不小，最起码迟到请假的时候不用扣工资了。

今天不用上班，何洛决定回去洗个澡好好补个觉。回到黎锐枫的公寓，发现他竟然还在家。何洛换好鞋走进客厅，黎锐枫正衣着整齐地靠在沙发上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何洛走过去，热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坐呢？不用去店里？”

黎锐枫抬头看了看她，没说话，继续皱眉。

何洛看着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插着几根烟蒂，不由得道：“原来你抽烟？真看不出来。”

黎锐枫这次连头都没抬，继续坐在那儿皱着眉头不知道跟谁较劲。

何洛决定不再自讨没趣，洗澡睡觉是正经事。脚刚踩进卧室，身后就响起黎锐枫的声音：“等会儿你有时间吗？送我去店里。”

何洛转头，不解地望着他：“你车坏了？我可以把我的车借给你，虽然跟你的奔驰不能比，凑合着开开还是没问题的。”

“我要能开还用在这里打坐？”

何洛更不解了，返回客厅盯着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不待她发问，黎锐枫就主动解释道：“旧伤复发，开不了车。”

何洛顿时好奇心大起：“伤哪儿了？”

黎锐枫对她如此没有同情心的表现非常不满，冷冷道：“你看起来好像很兴奋。”

“哪里哪里……”何洛笑得眼都弯了，“我是在琢磨哪天要想暴力推倒你的话，得先让你旧伤复发，否则我恐怕打不过你。”

“这么谦虚？”黎锐枫挑着眉梢凉凉地扫了她一眼，“到底有没有时间？”

“有啊，不过你得等我先洗完澡把自己收拾利索了才行。”

“一个小时够不够？”

何洛闻言，顿时鄙视道：“二十分钟就够了，我没你那么穷讲究。”说罢，极有效率地直奔卧室。

十五分钟后，何洛带着满身沐浴乳的清香焕然一新地出现在黎锐枫面前。浓密的长发明显没有经过任何打理，湿漉漉地在脑后绑成一条马尾。浅蓝牛仔白色T恤简简单单地穿在身上，看起来青春洋溢。

黎锐枫见她出来，随即缓缓站起身，动作看起来有些僵硬。

何洛眼珠子转了几转，了然地笑问道：“伤在腰上？”

“你一定要表现得这么幸灾乐祸吗？”

何洛闻言，笑得越发灿烂：“是啊，你身手这么好，要是没点儿弱点，我会觉得相当没有安全感。”

“能走了吗？”黎锐枫的眉头从她进门开始就没松开过，大有拧成一朵花的趋势。

何洛立马抓起茶几上的车钥匙：“能啊，这不我在等你呢，难不成还需要我扶你？”

黎锐枫冷冷地扫了她一眼，缓步向门口走去。何洛盯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地看了片刻，快步跟了上去。

电梯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穿着平底布鞋的何洛跟黎锐枫相比，有着不小的身高差距。十五公分，据说是男女之间最完美的身高差距。盯着锃亮的银色电梯门，情不自禁地，何洛嘴角微微扬起。电梯门上映出来的自己，站在高瘦挺拔的黎锐枫身旁，竟颇有点小鸟依人的意思。想及此，伴随着空调口吹出的冷风，她缩了缩肩膀，默默地抖掉满身的鸡皮疙瘩。

“冷？”黎锐枫问，淡漠的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嘲讽。

何洛无语，穿着单衣卧雪堆的事儿她干过不止一回，吹吹空调的小风就冷得哆嗦这等矫情的事儿怎么可能会发生在她身上。然而黎锐枫明显就是在讽刺她矫情。顿了顿，她清清嗓子道：“咱们俩就是做戏的夫妻，说话夹枪带棒的也没意思。既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求同存异就得了。彼此要是瞧不顺眼的话就把目光一转谁也别瞧谁，适当地保持沉默会让人显得更有涵养。”

黎锐枫听完，微笑道：“我说了一个字，你回了我七十五个字，谁比谁更有涵养，显而易见。”

银色金属门缓缓滑开，何洛下意识地尾随在黎锐枫身后走出电梯，脑子里回想着刚才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地默念了一遍，结果……

竟然真的是七十五个字。

油然而生的挫败感令何洛眼中窜起两簇跃动的火苗，燃起了浓浓的斗志。

黎锐枫，堪称完美的猎物。

何洛的车是二手的，加之她从来不注意保养，是以稳定性和舒适性都极差。对腰疼难忍的黎锐枫来说，坐在副驾驶位上，简直是种煎熬。何洛开车的时候，喜欢把音响声音开得很大，听的还全都是重金属摇滚，黎锐枫被腰疼折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眼下更是被这鬼哭狼嚎的音乐摧残得脑子都快爆炸了。

“关掉。”

“什么？”何洛听得正High，没听清他说的话。

黎锐枫见状直接自己动手，车厢里瞬间安静了。

何洛扭头不满地瞪了他一眼：“听什么歌属于我的私事儿，你无权干涉。”

黎锐枫把座椅往后调了一下，脸色看起来很是苍白。缓了口气，他淡淡道：“等会儿我按照出租车给你计费，你就当是我坐出租好了。出租车上的客人完全有权利要求司机关掉震耳欲聋的音乐。”

何洛闻言失笑：“听你这么说是合情合理，车费就算一百好了，反正我也没钱找。”

黎锐枫“嗯”了声，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不再说话。

一路上两人都很沉默，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很快就到了位于市中心繁华地段的天堂街十九号。门前宽敞的停车场里停满了车，档次颇高，明显地昭示着这里的消费水平。黎锐枫在车上坐了会儿才打开车门缓缓下车。

下车前，他对何洛道：“跟我一起进去。”

“为什么？”

“你妈在这里做美容，她说有事找你。”

“我妈有事找我为什么要通过你？”

“很简单，她找不到你。”

“手机没电了……”

娘亲有旨，何洛是不能不听的。她利索地解开安全带，跟黎锐枫一起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这种款姐富婆消费的场所，她从不踏足。身着黑色制服短裙的接引小姐见到黎锐枫，立马快步迎了上来。

“老板，周市长的太太带着几个朋友过来了，正在做香薰Spa，她说等下让你帮她重新做个发型。”黎锐枫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

何洛听了，倒是觉得挺新鲜：“你真的是美发师？我还以为你只是出钱的老板而已。”

黎锐枫扫了她一眼：“退役后学的。”接着，他又对接引小姐道，“这是黎太太何洛，以后她就是这里的老板娘。”

接引小姐连忙热情地道：“黎太太，您好。”

何洛被“黎太太”这三个字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挑着眉梢笑着道：“千万别这么叫我，叫我何洛就行了。现在流行闪婚也流行闪离，老板娘这个身份我可担不起，说不定过几天就换人了呢。”

接引小姐被她逗乐了，正想再说点儿什么，却被黎锐枫不耐烦的声音打断：“跟我上去，你妈在等你呢。”

为了配合他缓慢的脚步，何洛觉得自己从一楼到二楼这二十几层阶梯走得无比漫长，漫长得她恨不得冲上去直接把他扛起来走人。

“你腰上是什么伤？运动伤？枪伤？”何洛问。

“枪伤。”

“那你挺幸运……”何洛啧啧地望着他，“一般被枪打在腰上都得残，我战友……”说到这里，她忽然没了声音。

“你战友？”黎锐枫没有忽略她脱口而出的这几个字，随即道，“你当兵的时候不是文职吗？碰不上这么惊心动魄的事儿吧。”

何洛眨巴眨巴眼睛，一脸花痴地望着他：“黎锐枫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能把黑衬衫穿得这么帅的人！”

“又开始犯傻了？”

何洛淡定地笑笑：“间歇性傻，让你见笑了。”

这时，二楼终于到了，黎锐枫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言道：“你妈在B-3，你自己过去吧，我还有事儿。”

何洛在原地站了半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松散了几年的神经倏然紧绷起来，黎锐枫这个人让她觉得危险。直觉告诉她，黎锐枫的出现并不是偶然。选择闪婚，是因为她想搞清楚深埋在他眼底的那令人看

不透的深沉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何洛来到B-3房间，站在门口着实被敷在娘亲脸上的那层阴森森的绿泥吓了一跳。

“妈，您这是抹了一脸什么东西？”

何洛的母亲刘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毯子，按摩师正认真地帮她按摩。听到何洛的话，她睁开眼睛小幅度地扯动嘴角缓缓道：“这都是锐枫安排的，他让我今天来做个全套保养。你别说，还真是挺舒服，看来以后我得常来才行。”

何洛拉了把椅子坐在按摩师身后，颇为无奈地道：“您以前可从来不讲究这些的，这才几天啊，就被黎锐枫攻克了？”

“锐枫是个好男人，你得珍惜，知道吗？”

何洛觉得好笑，不禁道：“你很了解他？这么快就断定他是好男人？”

刘杰侧头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配合着脸上那跟ET肤色差不多的海底泥，效果相当惊悚。

何洛抖抖肩膀，滑着椅子向后退了退：“妈，您别看我了成吗？我听黎锐枫说您找我有事儿？”

刘杰看了看挂在对面墙上的圆形挂钟，忽然问：“你怎么现在就过来了？不用上班？”

何洛打了个哈欠，坦率道：“昨晚喝多了，今天请假。”

“唉……”刘杰叹了口气，无奈道，“洛洛，你应该很清楚，只要你愿意，你的生活随时可以重新回到出国前的轨道。这都两年了，你能不能跟妈妈说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何洛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不自然，沉默了半晌，才无所谓地道：“我什么都没想，我说过了，我心理素质不够硬，不适合再回去了。”

“你知不知道这两年你爸爸因为你的事，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结，小澄也觉得你就这么放弃自己实在是太可惜了。”

何洛笑了笑，依旧是那副无所谓的调调：“妈，我已经不算年轻了，您就让我过点我自己想过的日子吧。您还嫌咱家当兵的不够多？以前您不是总担心我跟小澄会有危险吗？现在我过得这么悠闲，您应该高兴才对。”

刘杰听完，又是一声叹息：“就算你不想继续服役，也应该生活得积极一点儿。你知不知道妈妈翻开相册看到以前的你，心里有多难过。”

“妈……”何洛决定结束这个令人抑郁的话题，“您敷着面膜呢，别说这么多话，容易长皱纹。”

“一说到这件事儿你就逃避……”刘杰示意按摩师先停一停，随即掀开毯子起身坐在床边直直地瞪着她，“今天我叫你来是有正事儿跟你说。”

“咳咳……”何洛又滑着椅子往后退了退，“妈，咱能先把脸洗洗吗？”

恰好就在这时，美容师推门而入，只听她笑意盈盈地道：“刘阿姨，时间到了，我帮您把海底泥洗掉，接着我们去做精油按摩。”

何洛数次想跑路都未遂，只得无奈地尾随她娘亲转战到精油按摩的房间。两个笑容甜美的年轻按摩师已经恭候在此了。刘杰舒适地享受着手部美白祛斑按摩，没了海底泥的束缚，嘴变得灵活多了，一开口就把何洛炸了个七窍生烟：“抓紧时间跟锐枫生个孩子，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这是何等的威武，何等的令人无语。

刘杰见她不说话，继续道：“虽然你跟锐枫认识的时间短，缺乏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可是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锐枫是个体贴细心的孩子，以后肯定会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而且小澄也找人调查过他们家的背景，很清白，你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

何洛扫了那两个按摩师一眼，道：“妈，这可是黎锐枫的店，您在这里说这些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何家招女婿适度的调查是必须的，我都跟锐枫说过了，他非常理解。”

何洛淡定地保持沉默。

“早上我跟锐枫通电话的时候聊了很长时间，他说的话让我很感动。洛洛，妈妈要提醒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感动？何洛竖起耳朵，做洗耳恭听状。

刘杰拿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嗔怒地瞪了她一眼后缓缓道：“他说你们两个虽然没有感情基础，不过他欣赏你直爽坦率毫不做作的性格，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没有压力，所以他愿意跟你走进婚姻生活。还有，他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他说比起那些甜腻的痴缠，他更喜欢相濡以沫的平淡和温馨。碰到这么稳重踏实的男人，我真是替你感到幸运！”

何洛觉得黎锐枫问鼎影帝绝对只是时间问题：“妈，我们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您就别操心了。”

“你心里有数？”刘杰看着她漫不经心的态度，火气顿时就上来了，“那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每天下班必须立刻回家，晚上不许出门，我会随时打电话查岗！”

何洛知道娘亲的脾气，安静了片刻，谨慎道：“您老刚被黎锐枫的糖衣炮弹击中，接着就开始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了？”

刘杰虽然不是军人，可这么多年生活在军人的家庭，早已染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就在她被自己这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女儿气得几乎要拍案而起的时候，